



钱满素 主编

# SEA OF PERIL

ELIZABETH HAWKINS

## 险恶之海

(英) 伊丽莎白·霍金斯 著  
郑 怡 译



华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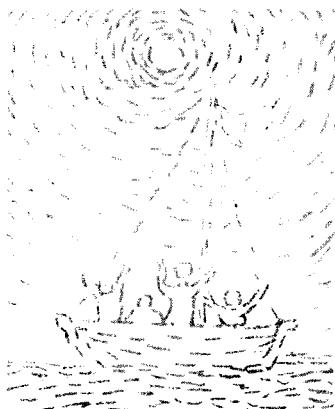


金 羊 毛 丛 书

# 险恶之海

ELIZABETH HAWKINS

(英) 伊丽莎白·霍金斯 著  
郑 怡 译



华 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险恶之海/(英)霍金斯著;郑怡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8

(金羊毛丛书)

ISBN 7-5080-2510-5

I. 险… II. ①霍… ②郑…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551 号

© Elizabeth Hawkins

本中文译本由英国果园书局授权,根据 1996 年英文版翻译出版。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 6.75 印张 121 千字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NA365/03

## 基于一个真实故事的小说(代序)

伊丽莎白·霍金斯

《险恶之海》是一部小说,但它以一个真实的事件为基础,这个事件就是一九四〇年“贝拿勒斯”号客轮的沉没。船上当时有九十个孩子,他们在政府的资助下从英国疏散去加拿大。九十个孩子中,后来只有十三个生还,包括乘一只救生船在大西洋漂泊了八天的六个男孩。《险恶之海》中的孩子们——吉米、悉尼、基思、乔治、伊丽莎白、雅各布和丹尼尔,他们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角色,当然,他们都是虚构的形象,和真实的人物还不是同一的。

在真实的事件里,“贝拿勒斯”号放下的那只救生船里除了六个男孩以外,还有如下重要人物:一个枪炮军士长、一个罗马天主教僧侣、一个负责照顾女孩们的女护送员、一个波兰裔大洋航线领航者、一个年青的军校学员、一个乘务员,还有“贝拿勒斯”号上的四等官员。本书用小说的形式将他们



重新塑造出来,成为故事中的陪衬角色。

本书作者希望向两本提供了参考的书表达感谢,这两本书均已出版,它们是:埃尔斯佩恩·赫克斯利的《大西洋的苦难经历——玛丽·科尼什的故事》(1941)和拉尔夫·巴克的《“贝拿勒斯”号的孩子们》(1987)。

还要感谢利物浦海洋博物馆的迈克·唐纳利在学术方面提供的帮助。

另有一份特别的感谢献给德里克·卡佩尔、保罗·希林和弗雷迪·斯蒂尔斯,他们是“贝拿勒斯”号救生船生还孩子中的三个,他们慷慨地耗费时间向作者回忆了他们那次苦难的经历。

# 目 录

## 基于一个真实故事的小说(代序)

..... 伊丽莎白·霍金斯(1)

第 一 章 ..... (1)

第 二 章 ..... (15)

第 三 章 ..... (33)

第 四 章 ..... (55)

第 五 章 ..... (71)

第 六 章 ..... (86)

第 七 章 ..... (98)

第 八 章 .....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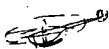
第 九 章 ..... (130)

第 十 章 ..... (147)

第十一章 ..... (164)

第十二章 ..... (175)

第十三章 ..... (186)



## 第一章

“噢，我要去——！听听这个！”吉米的爸爸使劲拍了一下放在他身边桌上的报纸。

吉米吃了一惊，热茶噎住了喉咙。

“你没事吧，吉米？”妈妈担心地问。“使劲咳咳，让水出来。烫着喉咙了，是吗？你真不该这样慌慌张张的。”她把手放在吉米的背上。“使劲——把水咳出来。”

她用两只手抓住吉米的双肩摇着。

“放开我，妈妈。我没事。”吉米喘着气，眼泪流过面颊。

透过泪水，吉米能够看见爸爸水气盈盈的轮廓，他的手指正沿着报纸上的字行移动，嘴在无声地读着。他迅速抬头望了吉米一眼——碰到了吉米的目光——然后又全神贯注地继续看报纸。

“让他去，埃塞尔。不必太宠孩子。”

茶确实太烫了。你不得不乘热喝掉它，因为茶凉了以后的味道就像沉淀着配给食品残渣的洗碟子的水。但是，让人吃惊的还不是茶。

爸爸不常回家喝茶。吉米从来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回来。他或者是开货车去北方，或者是把一整列车水手送到



普利茅斯<sup>①</sup>。这是为了安全,爸爸说。如果按有规律的时间表工作的话,德国人会发现他,宝贵的货物就会像伏窝的鸡一样成为德国炸弹的目标。这种事还没有发生过。战争已经在一年以前开始了,无线广播不断地警告人们作好准备,大家被弄得紧张极了。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吉米已经放弃了每天晚上瞭望天空。他渴望目击到一架德国容克 88 型轰炸机<sup>②</sup>,甚至一架亨克尔轰炸机<sup>③</sup>,但是,德国兵似乎也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喜欢在暖和的床上睡觉。

今天,爸爸出人意料地在喝茶的时间里出现了。

妈妈擦干净桌布,在一只漂亮的盘子里摆上面包和人造黄油。今晚爸爸从车场带回一听火腿和西红柿。妈妈和吉米不声不响地吃着饭,爸爸在看晚报。

“你爸爸工作了一天非常辛苦,”妈妈提醒吉米道。“在他感觉轻松时才会和我们讲话。”

平时,要一直到把报纸折迭起来放到盘子边上时,爸爸

① 普利茅斯: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港市。

② 德国容克 88 型轰炸机:一种中程轰炸机。容克(1859-1935),德国飞机设计家,单翼机和全金属飞机的早期提倡者。容克工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制造了多种型号的飞机,包括容克 88 型(Ju88)型双发动机多用途轰炸机。这些飞机在德国空中力量中占有重要地位。

③ 亨克尔轰炸机:一种远程轰炸机。亨克尔(1888-1958),德国飞机设计家和制造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恩斯特·亨克尔飞机工厂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设计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火箭推进的飞机。恩斯特·亨克尔飞机工厂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成功地使用喷气发动机的飞机和第一架涡轮喷气式飞机。二战中,德国空军广泛使用该厂制造的飞机。



才会开始讲话。吉米喜欢他那样做——至少，爸爸看报时，妈妈不会向他提什么问题。

但是今天晚上，爸爸刚看第一版就开口说话了，这就是为什么吉米那么吃惊的原因。

“埃塞尔——听听这条消息。”

“我听着呢，雷吉。”

妈妈并没有在听。她还在担心地看着吉米。吉米和她眼光相遇时，她迅速朝他露出微笑，好像在问你真的没事吗？

“加拿大政府提出把城里有可能遭到轰炸的儿童送到加拿大，并在那里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直到战争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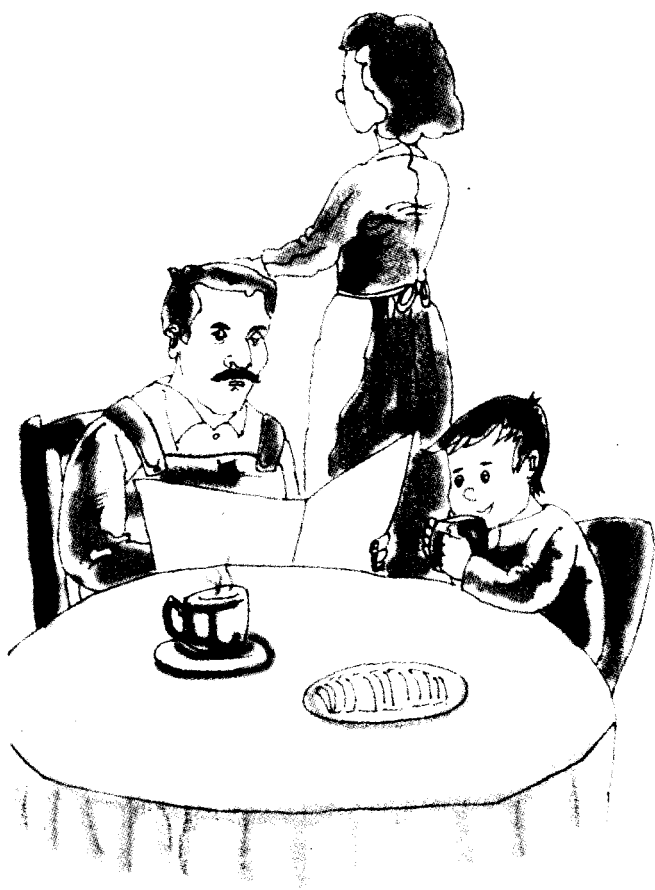
“那又怎么样……你想说什么？”妈妈的声音显得不自然。

“报纸上说‘为什么有钱人的孩子可以付钱去美国避难？所有面临危险的孩子都应该有机会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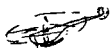
“但是我们不需要避难，雷吉。我们对付得很好。你看这里写着，‘轰炸并不厉害’。我估算了一下，德国人要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行轰炸的路太远，他们来不了。”

“它们就要到了，埃塞尔。肯定是这样。而且我们后面机车头库旁边就是那座大水库，它突出着像个路标，在晴朗的晚上亮得跟面镜子一样。”

“得了，雷吉！”妈妈装出笑脸说：“谁会去炸一个水库



至少爸爸看报时,妈妈不会向他提什么问题



啊？”

“他们要炸的是那个机车头库。他们想要破坏铁路和军队运输。所有的地图上都标有这个水库。它是一个标志，至少像一个标志。我们正在通往这个标志的线路上，埃塞尔，你不能否认这一点。”

妈妈绝望地盯着吉米。吉米迎着她的目光，装出什么也不明白的样子。实际上他完全明白，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喜欢看到妈妈这个样子。

“他是我们的一切……不，雷吉！是上帝留给我们的一切。”

这种情景一年前也出现过，当时妈妈拒绝让他撤到乡下去。爸爸很生气，说她只为自己而不是为吉米考虑。不能去看看乡下，吉米非常失望，不过，他大多数的朋友几个月以后回来时，都说那里简直混乱透了，什么都没人管，而且乡下人不接纳他们，说他们没礼貌。

但是吉米还是不喜欢被区别对待，他认为这要归咎于他的两个哥哥。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于脑膜炎。

至于他最小的兄弟彼得，他只记得他很小的时候老是咳嗽。但是，他记得他的小妹妹。他喜欢她。她有着非常柔软的金发，他有时会用手去抚摸它们，把她弄痒了时，她就张着嘴格格笑，门牙露在外面。她也死了——是麻疹之类的病。他不想回忆这些。

“这里说：‘自治领次官、下院议员杰弗里·莎士比亚先



生成立了一个海外儿童接收委员会来挑选孩子,为他们提供必需品,组织他们去海外的航行。为每一个孩子在加拿大安排适宜的住宿和膳食,并使他们得到良好的照顾、管理和教育。’”

爸爸放下报纸,目不转睛地看着对面的吉米,眼睛里流露出困惑,好像在竭力理解着什么。吉米尽可能没有表情地回看着他。

“正因为他是我们惟一的孩子,埃塞尔,我们有责任给他一次机会。”

妈妈开始哭起来。

“他会安全健康地回到我们身边来的,而且会很快的,埃塞尔。”爸爸温和地说。“好了,埃塞尔。我们能试试吗?”

妈妈突然站起来,当啷当啷地把碟子放进洗涤槽里,又很快地转过身去,用围裙的下摆擦着眼睛。

吉米能感到站在他后面的母亲在犹豫着,然后是一只手在抚平他头上一缕缕硬直的头发。通常,他会挣脱妈妈的手,今天晚上他却像一尊铸像似的坐着一动不动。

“好吧,我给这位先生写信。”传来妈妈压抑的低语。

“是的——最好是你写。”爸爸同意地说。

接着,眼泪出来了。

当爸爸站起来朝妈妈走过去时,吉米把坐着的椅子往后一推,飞快地逃到自己的房间里。他用手捧住头,两只手臂放在窗台上,凝视着窗外黑暗中水库的亮光。加拿大。



哎呀，天啦！他没有想过去那里。

加拿大没有再被提起。在整个夏天其余的日子里，吉米每天早晨去上学，一个肩膀上挂着防毒面具，另一个挎着书包。

加拿大——他要真能去那里才棒呢！

所有那些草甸和高山，他在地理课本上已经见过了。吉米沿着尤涅恩街疲惫地走着时几乎能想象出它们的样子。

尤涅恩街<sup>①</sup> 有一列高大的排屋，背对着水库，排屋对面是同样的排屋。街的尽头是机房，另一边是更多的排屋。这些屋子甚至没有前院，前门、街、地下室直接由台阶连起来。惟一开阔的空间是上面——天空。吉米试着想象在机房所在的地方有一座山。但是这个位置不合适。

“你不会想你的爸爸妈妈吗？”玛奇·沃森问他。她是一个单薄的女孩，上课时坐在他后面，听他和同桌鲍勃说话。

“别这么好管闲事——我们没在和你讲。”鲍勃说。

“我会想我的爸爸妈妈的。”玛奇·沃森继续说。“你不会吗，多琳？我是说他们可能会被杀死，或者我不在的时候会发什么事情，一颗炸弹可能会落在他们头上……”她擤鼻子。她可能马上就要哭了。

“别傻了，”鲍勃嘟哝着说。“如果你留下来，你会和他

---

① 尤涅恩街：英国首都伦敦的一条街。



们一起死掉。”

吉米感到内疚。他太想去加拿大了，知道自己不会想念妈妈和爸爸。他想的一个原因是想离开他们。他爱他们，他知道这个，但是他们对他的爱却太过分了。每一次他感冒妈妈都要半夜起来让他喝热饮。很明显，她老是担心他随时可能死去，就像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她从来不会让他一个人待着，还总是催促他吃掉她自己的那一份配给牛油，“不，真的，吉米——我不想吃。你正在长身体。”

这真让人难为情。尤涅恩街的大多数家庭都人口众多，人们不得不为每一口食物拼夺。而在他家，妈妈却逼着他吃东西。他宁愿有机会吃不饱，就像鲍勃家那样。

爸爸做得还不错。他装出并不介意让吉米同其他孩子一样长大的样子，但是，吉米常常碰到他在观察自己的眼光——显得忧心忡忡的。

加拿大——他想去那儿呼吸。那里有足够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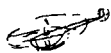
“如果他们喜欢你，”玛奇接着说，“他们会让你留几年，不放你回来。”

“真可笑，吉米！”鲍勃在课桌上转动着身子，无声地笑着。

“也许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他们会留下他做奴隶……”

“谁在那里说话？”教室里响起韦林顿小姐的声音。“鲍勃·贝纳姆、吉米·史密斯——做你们自己的事情。”

所有的脑袋马上俯到课桌上去。



“我妈妈说逃离战争就是胆小鬼，”多琳冷冰冰的低语从后排座位上传来。“她说我们全都处在危险中，所以我们必须一起对付它。”

多琳的话像伤人的暗箭，吉米对它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您说，如果我去的话，我会是一个胆小鬼吗？”吉米问爸爸。

爸爸连续两个晚上开火车去格拉斯哥<sup>①</sup>，现在他回到家里。他们喝着茶。

“你说的是去哪里，吉米？”爸爸问。

“加拿大。”

自从五月的那个晚上到现在，这是第一次提起加拿大。

“加拿大，吉米？”爸爸笑着说。“你知道有多少家庭在替他们的孩子申请去那儿吗？成千上万。忘了它吧，儿子。还有，不，你不可能是胆小鬼。如果我们不保存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个国家还会存在吗？”

吉米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他太想去加拿大了，几乎不愿相信自己没有机会了。直到天变黑了他还是睡不着，看着天空中交织着的反空袭飞机的光柱。目力所及，没有一架德国飞机。关于这场战争的一切都是虚构的，所有的人

---

① 格拉斯哥：英国苏格兰中部港市，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



都告诉你要当心,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防毒面具,练习鱼贯进入一个空货场的地下室,地下室在街的尽头,已经被当成了防空洞。甚至爷爷也做了地方防务局的志愿者。他住在离这里两条街的地方。吉米看见过他们挖洞,他们中没有谁带枪,爷爷因为关节炎一瘸一拐的,肩上搁着一根一头削尖了的椅子腿。老霍奇先生,爷爷在小酒店里的酒友,拿着一把扫帚当武器。他想干什么啊——把德国人扫走吗?

加拿大……这是另一个“让我们设想一下的”计划吗?

如果他能够在探照灯光柱在天空上划过来划过去时屏住呼吸,去加拿大的事就是真的。吉米吸了一口气。光柱像一支巨大的火炬在天空上移动——他快要憋过气去了——这边的光柱在天空中移动,与对面移过来的光柱交织起来后又退下去——就像他也在准备睡觉那样。当光柱终于退出天幕时吉米松了一口气。他做到了!

“噢,不!”

吉米被叫声惊醒了。

“不!”

吉米跳下床,下了楼。妈妈站在门前,弯着腰,胸前抱着什么东西,脚跟前躺着一个棕色的信封。吉米可以辨别出信封上端粗黑的字迹:皇家邮务,海外儿童接收委员会。

“出什么事了,妈妈?”

“没你的事。”



妈妈站在门前